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电视人”和“手机人”

林少华



无意中随手翻开村上短篇小说《电视人》，第一篇就是同名短篇。本来没想翻阅什么“电视人”，毕竟现实生活中的男人女人对我重要得多紧迫得多。但我反正翻开了自己译的《电视人》。而且一翻开就被吸引住了。“我不喜欢周日傍晚这一时分，或者说不喜欢它所附带的一切——总之不喜欢带有周日傍晚意味的状况。”行文有些做作，但做得恰到好处。这就是村上。天赋！接下去的一个比喻也足够村上：“空中浮现出半轮崭新的剃刀样的白月，将疑问之根植入黑魇魇的大地。”若是我，肯定要“说‘镰刀样的’”。村上不曾务农，想必没用过镰刀。他的父亲既是中学语文老师又是和尚，家中难免有剃刀。还有一点我和村上（或村上作品的主人公）不同。我喜欢傍晚时分，不惟周日傍晚，周一到周日世界上所有的傍晚我都喜欢。尤其喜欢窗口最后一缕夕晖渐渐消隐那一状况所附带的缱绻意味。

电视人“选在周日傍晚来我房间，恰如一场无声降落的抑郁而不无神秘意味的雨……”电视人不止一个，三个，三个比正常人小十分之二至十分之三的电视人抱着电视机来“我”房间安装——“我喜欢看马尔克斯的小说和听音乐，家里没电视——第二天晚上电视人又闯入自己的梦境，仍在搬电视机。睁眼醒来一看，电视人正在荧屏里指着榨汁机形状的巨大机械装置说“我们正在制造飞机”，并宣布他太太不回来了，“因为关系破裂”！如此一来二去，“我”恍惚觉得那东西真可能是飞机，自己的太太真可能不回来了。“妻子已经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使用所有的交通工具，跑到我追不到的远处去了。的确，我们的关系或许已经破裂得无法挽回……”

《电视人》不到三十页，很快就看完了。而“电视人”附带的意味却久久完不了。首先，电视人扰乱“我”的私人生活秩序：我本来喜欢看马尔克斯和听音乐，而电视人却擅自搬来电视机。其次，电视人剥离了我的主体性：电视人一再把榨汁机说成飞机的时间里自己也认同了。甚至自己的老婆下班回家与否和关系是否破裂竟也相信了电视人的说法。一句话，电视的人侵。从不难感受到村上对电视象征的现代社会、现代都市生活的体察、沉思和警省。村上总是把触须深入现代都市的边边角角，捕捉各种诡异而又不无普遍性的生命体验，为被放逐的灵魂、为失落主体性做出或冷静或残酷的祭奠性表达。

《电视人》是村上1990年在梵蒂冈附近一座公寓里写的。据他自己介绍，一次坐在沙发上看美国音乐电视（MTV），看到荧屏上有两个男人抱着大箱子沿街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有什么触动了脑袋里的“某个开关”，当即起身走到桌前对着电子文字处理机啪嗒啪嗒敲击键盘，几乎不由自主地一敲而就。是的，他敲的不是如今这种电脑，而是“电子文字处理机”。那时候还没有全面进入网络时代。手机倒是有了，但基本只限于通讯功能，块头也大，砖头似的。在中国被称为“大哥大”，绝对是“阔”的象征。当时我在广州一所大学任教，记忆中最典型的某类阔佬形象是：脖子拴一条手指粗光闪闪的金项链，腰别摇摇欲坠的“大哥大”，骑着日本进口五十铃摩托从身旁呼啸而去……

二三十年转眼过去，现已全面进入网络时代，其代表性尤物就是手机、智能手机。假如再有什么触动村上脑袋里的“某个开关”，这回一敲而就的笃定是“手机人”。“手机人”打败了“电视人”——哪怕电视人再搬来电视，多数人、尤其多数年轻人也难保不看手机。“手机人”打败了教书人——我在难以忘记一次偶然经过正上课的大教室时发现几乎所有学生都低头看手机的场面给我带来的视觉震撼。难怪有人说手机是老师的敌人。手机甚至打败了爱人——即使爱人在身边，妻子或丈夫据说也有不少含情脉脉看手机。“手机人”不会像“电视人”那样宣布你太太不回来了。没有那个必要，因为回来不回来是一回事。而且，“手机人”也不会强调榨汁机是飞机。同样没那个必要，因为在“手机人”话语系统里，手机就是榨汁机，就是飞机，因此榨汁机就是飞机。A即B，B即C，亦即A即C。无须强调，无须解释，无须论证。“手机人”不仅打败了“电视人”、教书人、爱人，作为下一步，还要打败所有人，不，正在打败所有人。不信？喏，据说希拉里被打败了。这回“手机人”倒有可能破例告诉克林顿先生：你太太不回来了！

对了，谁来写《电视人》的续篇“手机人”？等哪位写出来了，我一定译成日语用手机发给村上先生……

生命之路到底有什么风景呢？按照古圣先贤给我们的描述，只要到达这个本质地带，我们就拥有了生命的五种属性。

第一，喜悦。它是一种无条件的喜悦，没有痛苦，没有烦恼。

生命的本质地带只有喜悦这种构材，没有别的东西。这种喜悦是无条件的，跟我们平时所说的快乐不是一个层面，快乐需要条件，喜悦不需要条件。快乐是泡沫，会破灭。想打麻将了，坐在麻将桌上才快乐；想抽烟了，点上烟才快乐；想喝酒了，端上杯才快乐。这样的快乐不在本质层面上。

只要是生命，本身就是喜悦的。就像我们拿到一张纸，拿到它的正面意味着同时也拿到背面。正面是我们的生命，背面就是喜悦。所以，不存在寻找幸福，也不存在提高幸福指数，只存在发现幸福。怎么去发现？转个身去打量生命就可以了。或者说，打开堵住幸福目光的窗户就行了，淘尽幸福之泉的泥沙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现在感觉不到幸福，说明我们的生命不在本质状态。

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通过发财可以得到快乐，通过升官可以得到快乐，通过考级可以得到快乐，通过爱情可以得到快乐。没错，然而，这都是不究竟的、暂时的。只有找到了根，才能找到生命的另一面——根本快乐，那就是喜悦。《论语》开篇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个人面对掌声和鲜花时快乐，独处时也快乐，才是根本快乐，才是喜悦。

生命本身是一个根本快乐。纵观历史，几乎所有的古圣先贤，都在引导人们认识这个根本快乐。

第二，圆满。它是一个圆满。生命本身是按圆满设计的，什么都不缺，要什么有什么。如果能到达本质状态，就意味着圆满，意味着不缺长寿、不

快乐和喜悦

郭文斌

生命之路到底有什么风景呢？按照古圣先贤给我们的描述，只要到达这个本质地带，我们就拥有了生命的五种属性。

如果我们现在感觉不到幸福，说明我们的生命不在本质状态。

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通过发财可以得到快乐，通过升官可以得到快乐，通过考级可以得到快乐，通过爱情可以得到快乐。没错，然而，这都是不究竟的、暂时的。只有找到了根，才能找到生命的另一面——根本快乐，那就是喜悦。《论语》开篇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个人面对掌声和鲜花时快乐，独处时也快乐，才是根本快乐，才是喜悦。

生命本身是一个根本快乐。纵观历史，几乎所有的古圣先贤，都在引导人们认识这个根本快乐。

第二，圆满。它是一个圆满。生命本身是按圆满设计的，什么都不缺，要什么有什么。如果能到达本质状态，就意味着圆满，意味着不缺长寿、不



甲骨刻文 (版画) 韩黎坤 王超 曹兴军

缺富贵、不缺康宁、不缺好德、不缺善终，什么都不缺，坐在那里，就在五福当中。

如果缺一福，就意味着生命离开了本质层面。生命本来具有的一切，在本质层面上都是圆满的，既然是圆满，那就是要什么有什么。倘若一个人还在寻找、追逐，还不满足，说明他没有回到本质层面。

第三，永恒。它是一个永恒。既没有生，也没有灭。如果还有生命永恒的幸福，说明生命离开了本质层面。就好像衣服可以常常换新的，而穿衣服的人却不换；常常换手机，而手机号码却不换。

人们相当程度上的恐惧，来自于对生命的一种非永恒性的焦虑。认为生命这个片段结束后，就灰飞烟灭。表现出的生活态度就是拼命地享受、拼命地掠夺、拼命地挥霍，认为这个片段结束了就永远结束了，所以，既不会传家，也不会真正地奉献。

第四，坚定。这个地带没有动摇，没有诱惑，没有恐惧，就像大树的根一样坚定。如果一个红包就能让你动摇，一个诅咒就能让你动摇，那就不在本质状态。本质状态的生命是坚定的，只有坚才有定。

有许多不安全感，导致人们拼命囤积财富、占有物质。当认识到生命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不可侵犯的时候，这种由不安全焦虑带来的疯狂就会自动停止。

第五，全能。它本身具有心想事成品质。这个地带是人的本能地带，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了解了生命本质地带的五种属性，就知道了快乐和喜悦的区别在哪里。喜悦是圆满的、永恒的、坚定的、高能量的；快乐是有局限的、暂时的、动摇的、低能量的；喜悦是无条件的，快乐是有条件的；快乐是喜悦海洋里的一朵浪花，喜悦是快乐的根部，是一种根本快乐。

诗五首

高昌

汤阴岳庙有感
将军遥望气轩昂，
祭个泥人立故乡。
其实临安全殿上，
依然秦相更风光。

怀袁崇焕
朱门深处谤言兴，
皇室重时臣命轻。
万剐千刀余铁骨，
此心空似玉壶冰。

黄陵怀古
桥岭巍巍碧水悠，
卿云瑞气护神丘。
灵前不欲寻常拜，
只把丹心赤胆留。

登大雁塔
放眼长安锦绣城，
缤纷朱紫各营营。
白云一朵无牵挂，
雁塔何劳留姓名。

壶口瀑布留照
豪雨狂涛扑面来，
一壶凛冽醉眸开。
黄河在侧豪情起，
手挽风云我壮哉。



那年，受京城几个亲友邀请，到北京过年。刚下火车，就感到到底是皇城根上，还没到年三十，胡同里已是到处张灯结彩，大街上一片火树银花，年味分外浓。再加上像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中国美术馆那些场所天天都有节目，就更加重了京城节日的文化气氛。

大年初二，在央视工作的大表弟请吃饭。地点选在王府井后面的“四季民丰”饭店。北京我来过多次，但这个饭店名字却陌生得很，自称半个“老北京”的姨夫开着车七拐八拐，问了好几次路，才找到地方，却已误了点。

我们下车走进饭店，却见一座极普通的灰墙灰瓦的庭院，看不出什么特别。但一踏进内间门廊，扑面而来一阵喧哗，古色古香的中式厅堂里早已熙熙攘攘座无虚席，我边与迎出来的大表弟寒暄，一边顺势细看这屋中的设置：清一色的中式红木家具配深棕色的老式门窗和装潢，连地板也是古典式的，透出一份自然、典雅和古朴。正面墙上是一幅笔墨遒劲的书法作品，摆在两廊下的花盆，一边是几簇郁郁葱葱的新竹，在正午的阳光下透出暖暖的绿色，另一边是几盆已然含苞待放的山茶，更显得春意盎然，而在正面那书法下端的一排倚墙的八仙桌上，一排栽在瓷盘中的水仙正恣意绽放，使人眼前豁然一亮，我一下子被

四周悦目的景色吸引住了，刚进门那一点陌生感立时被驱得荡然无存。只在心中暗赞大表弟会选地方，然而更令我心动的事情还发生在后面。就在我落座宽衣，欣赏着女服务员端上来的几个冷盘时，蓦

京华年事

禾豆

然回首，却迎面看见了几乎镶满侧厅整整一面墙的一幅大油画：一名身着长靠的京剧武生正在转身做“起霸”的动作！腾挪之际，那背上的靠旗都仿佛要飘起来，真是好俊的画！再定睛一看，那不是当代著名京剧铜钟花脸裘盛戎老师扮演的黄盖么？去了头盔的白发被一束黄绦所系，满脸的胡须雪白如练，一身金黄色的战袍栩栩生辉，更有演员本人的炯炯目光如电光射出……

一旁的大表弟见我全神贯注那画像，即补充说：“那正是裘老当年演《群英会》中黄盖的画像呀！”他一句话立时引起我无限的沉思：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周总理等领导人的关怀下，京剧界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空前振作，众多梨园名角荟萃一堂，联袂演出《借东风》《群英会》等名作并拍成电影，一时轰动整个文化

界乃至全国戏迷观众，其中有马连良饰孔明，谭富英饰鲁肃，叶盛兰饰周瑜，萧长华饰蒋干，袁世海饰曹操，裘盛戎饰黄盖……一代中国京剧界凤毛麟角人物集体亮相，完成了他们平生、也是最后一次的经典创作。我将这段往事向大表弟叙述，他面部的表情由平淡而转向凝重，不经意地伸出细长手指轻轻敲击着八仙桌边，如同鼓板师的鼓点。大表弟上世纪六十年代进中国戏校读书，毕业后不久就进入央视搞戏剧，直到不久前退休，几乎把一生的心血都献给祖国的戏剧事业了，我所讲的一切，他如何能不熟稔？我一时的感慨，触动了一位戏剧老导演心灵深处的神经，我不得不停下来，在寂静中同对方一起沉思往昔，哪怕那楼台上的灯火已悄然淡去……

这时桌上的菜已将上齐，一盘切得很薄又晶莹剔透的北京烤鸭溢着香气端了上来，还有面饼、甜酱、散着芬芳的葱丝，最后，那位女服务员将一只热气腾腾的铜火锅放在中间，锅里的四喜丸子、玉兰片、香菇、鱼肚、金华火腿在沸腾中香气四溢，从沉思中回过神的大表弟端起面前斟满琥珀色陈年花雕的酒杯，喉间竟不经意地哦吟出一声“有一请一了”的二黄倒板。啊，新的一年开始了。

原来我是一个胆小的男人

田凤勇

第一天，白天啥事儿没有，我看了一个电视剧《潜伏》，看得我有点头昏脑涨。晚上吃完饭，不到九点就躺在床上睡着了。二楼办公室什么东西倒了，咣哪一声，声音格外清楚响亮，睡梦中的我被惊醒了。左手抄起手电筒，右手抄起狼牙棒，心里突突直跳，一边走一边打开办公室里所有的灯，从楼梯慢慢地挪到二楼办公室，原来是小黑板从窗台上翻落下来。我在办公桌的桌脚那儿竟然看到一只足有两拃长的大老鼠，看样子是吃了老鼠药了。我扔下手里的狼牙棒，从杂物间里拿出来一根拖把的木竿，照着老鼠的脑袋就是几下，老鼠不动弹了。

第二天晚上我做了噩梦，梦见国民党

党军统的特务把我抓起来，严刑拷打，把我扔进老鼠堆里，几十只老鼠爬到身上咬我……看电视剧太投入了，在单位值班心里还是有一些压力，甚至有点儿愧疚（打死了老鼠），罪过罪过呀。

第三天晚上我竟然梦见我的老爹和我一起到地里干活锄玉米、薅花生，我爹一边干活一边给我讲故事，背着过我小溪回家……醒来后，我满脸是泪，平时我很少梦见他老人家，唏嘘了一番。

十日谈

长假里去博物馆参观已经成为时尚，请看明日日本栏。